



高名凯译文集

9

地区的才女

(法) 巴尔扎克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ON GROUP | Straits Literary & Art Publishing House



高名凯译文集 9

地区的才女

(法) 巴尔扎克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on Group | Hwaia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目 录

第一部 各大问题的舞台前景	1
第二部 过错	45
第三部 双重的锁链	123
第四部 孔斯坦著《阿塞尔夫》注	172



第一部 各大问题的舞台前景

一、桑西尔

在柏利的边境上，罗瓦尔河的旁岸，有一座城市，它的地位必定会引起旅行家的注视。桑西尔占据一派小山岭的最高峰，在涅维尔纳地层的波动的后方。罗瓦尔河泛滥这些山岭底下的土壤，给它们留下一块黄色的涨滩，使它们肥沃，因为有这条罗瓦尔河北支维斯土尔河所常有的猛烈的涨溢，这涨滩从来不会用沙土将这些山岭塞住。山上一堆一堆的建筑着桑西尔的房屋，山顶和河流之间有相当长的距离，使小小的圣提布尔港口能够依靠桑西尔的生活而生存。人家就在这里装上酒，卸下木片，总之，一切罗瓦尔上下流所运输来的货物。

这篇故事发生的时候，戈斯纳和圣提布尔两座吊桥都已经建筑好。从巴黎走意大利大路到桑西尔来的旅客不必再用船在圣提布尔渡过戈斯纳这一段的罗瓦尔河。这不是给您说得相当的清楚：一八三〇年还得有渡河的跋涉吗？因为奥黎昂王族到处爱惜物质的利益，可是有点像丈夫用太太的嫁资来给妻子送礼似的。

除了占据高原的一部分之外，桑西尔的街道多少总是倾斜的，



这城市的四周围绕着所谓大堡的堡垒，这名字可以给您相当的指明这座城的道路是宽大的。在堡垒的外边，伸展着一条葡萄田所组成的地带。葡萄酒的酿制是这地方的主要工业，这地方有好多土产的醇酒，香喷喷的，有点像布尔岗的产品，巴黎的下等酒楼甚至于都把它看错了。所以，桑西尔就在巴黎酒楼中找到快速的消费，这而且是只能够保存七八年的葡萄酒所必要的条件。在城市的下面有几个村落，例如方特纳、圣萨杜尔，这些村落都像是市镇，它们的情形很能够让人家想到瑞士新沙特尔的迷人的葡萄园。城市保留有一些古代的姿态，它的街道是狭窄的铺石路，这石头就是从罗瓦尔的河床里弄到的。人家还可以在那里看到老旧的房屋。封建时代的军事力量的遗留就是塔楼，这塔楼让人回想到我们的宗教战争中最为骇人的围攻，在这一次的攻防战中，我们的加尔维尼派^①算是相当的胜过斯各脱所述的加默龙派^②。

桑西尔城富有过去的光荣，然而却是军事力量的寡妇，好像天生不能有丰盛的将来似的，因为商业的活动是属于罗瓦尔河右岸的。您刚才所念过的速写可以证明桑西尔的孤立只有更加增大，虽然有两座桥把它和戈斯纳连接起来。桑西尔是左岸的领袖，它至多只有三千五百口的居民，然而现在戈斯纳却有不止六千的人口。半世纪以来，这两座对峙的城市的作用整个的改革了。不过，情景的优势还是属于有历史性质的城市的，因为在那里，人家可到处享受一种柔和的景象，一种清鲜的空气，艳丽的花木；在那里，和这悦人的自然界相调和的居民都是一些和蔼的、善良的伴

① 法国神学家加尔维尼（Jean Calvin）于一五三四年入新教，世人道称其徒为加尔维尼派。

② 苏格兰人加默龙（Richard Cameron）创立长老会之一支，其徒称为加默龙派。斯各脱（Walter Scott）曾于苏格兰之清教徒中述加默龙派之生活。



侣，并没有清教徒，虽然三分之二的人民还是信奉加尔维尼派的宗教的。

二、桑德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家忍受小城市的许多不方便的话，如果人家因为受到这种非正式的监督而把私生活弄成半公开的生活的话，相反的，永远不能够代替家族精神的乡土观念却发达到最高的程度。所以，桑西尔城非常骄傲能够看见生出一位近代的名医毕安仓·霍拉斯和一位第二流的作家——著名的副刊编辑陆士铎·埃田。桑西尔这一地区眼看着自己是在几个地主选举而来的高等人物的压迫之下，就想方法来动摇选举学说的肩轭，因为这学说是把它当做一个选举镇^①来看待的。这种因为自尊心被摧残而生的阴谋却因为其中一个分子有高升的希望而妒忌同谋人终于失败了。这结果指示事情的恶劣变化，人家就想在这里加以补救，想在最近选举时从两个在巴黎光荣的代表桑西尔的议员中捧出一个来当地区的领袖。

这种思想在外省是特别发达的。自从一八三〇年之后，教会贵族的任命太多了，结果议院出来的政治家也就越来越稀少了。所以，这相当难于实现的计划就由这一区的“超等的女人”想了出来，不过她也有私人利益的思想罢了。这思想早就根深蒂固的种在这位女人的过去的脑海里，同时又这样清楚的包揽她的将来，如果对于她的已往历史不是加以剧烈的简明的叙述的话，人家就不容易懂得。那时候，桑西尔很骄傲出有一位超等的女人。这位

① 依据当时英国的法则，一个选举镇可以选举若干代表（即议员）到议院去。结果，有的时候，只有一个选举人的市镇，却可以举出两个代表。



女人很久以来都是人家所没有赏识的，但是到了一八三六年左右，她就在地区里享有相当的名声。这时候也刚刚好是两位桑西尔人的名字在巴黎名人的范围里达到最高峰的时候，一个是光荣的代表，一个是时文的领袖。各杂志的撰稿人陆士铎·铎田编辑一家拥有八千订户的报纸的副刊；已经当了一个医院的首席医生，选为十字勋级会军官和科学研究院评议员的毕安仓刚刚在医学院得到一个讲座。

如果这句话在许多人看来并没有包含着斥责的意味的话，人家可以说桑德·乔治^①曾经发明了“桑德主义”，因为真的就从道德的观点来说，善总是包含有恶的。这个多情的气度腐化了许多的女人，如果她们没有要当天才的野心的话，她们就是很美丽动人的。不过桑德主义也有它的好处，被它所薰染的女人总要把她所谓的超卓性放在秘密的情绪上，她是某种“内蕴的女作家”：结果，就没有多大的烦扰，因为爱情抵消了文学。桑德·乔治的模范所有的最重要的影响就是让人家认识法兰西有过多的超等的女人，她们是相当仁慈的，一直到现在为止，都可以让萨克逊元帅的孙女自由参加这集团。

桑西尔的超等的女人住在拉包特莱伊公馆，这是一所既有城里气又有乡下气的房子，座落在离城十分钟路的圣萨杜尔村里，或者，如果您愿意的话，就说它圣萨杜尔镇好了。正如许多贵族家里所有的情形一样，现今的拉包特莱伊家已经替代了十字军时代闻名天下的拉包特莱伊，而参加了布尔慈历史的大事变。这需要一个解释。

① George Sand 是十九世纪初叶法国著名女作家，与巴尔扎克同时。



三、诸位米罗

路易十四朝代，一位叫做米罗的邑吏在废除南特法规的时候皈依新教，参加了他的祖宗所迷醉的加尔维尼派。为着鼓励这种运动在加尔维尼派的一个教堂里的发展起见，国王就把这位米罗派往山林湖沼之中去当一个很高的差事，给他拉包特莱伊绅士的徽章和衔头，把真正老牌拉包特莱伊采地送给他。不幸得很！著名的拉包特莱伊军佐的后裔堕进了御旨所给异教徒张设的陷阱里，被绞杀了。这是大国王^①的一种不大体面的刑罚。路易十五的时候，简简单单的拉包特莱伊·米罗绅士就变成了骑士，而有相当的声望，居然能够把他的儿子骑兵旗手安置在铕卒队里。骑兵旗手死在方特诺瓦，留下一位儿子，后来路易十六就给这儿子一张执照任命他当收赋吏，来报酬这位骑兵旗手丧命战场的功劳。收赋吏特别喜观猜谜、押韵作诗、赞颂妇女，他生活在上等社会中，和涅维尔纳公爵的会社来往，相信得跟随贵族到流放的地方去；但是他却小心翼翼的带着他的资本一块儿去。所以，这位富庶的移居人就支持了不只一个贵族的家庭。因为懒于再希望，也许也因为懒于再借钱给贵族，他就在一八〇〇年回到桑西尔来，用自尊心 and 贵族的虚荣的情绪赎回了拉包特莱伊。邑吏的儿子而有贵族的虚荣心，这是可以了解的；但是在总裁时代^②，和从前的收赋吏不大希望承继人去继续拉包特莱伊的职务一样，这种虚荣心也没有多大的前途。拉包特莱伊·米罗·约翰—阿丹那斯一波里多尔是收赋吏的独生子；出生的时候他就不只是细小而已！这

① 即路易十四。

② 即拿破仑未称帝前任第一总裁的时候。



显然是一种早期枯竭的血统的结果，因为他从事于一切未老先衰的时期还结婚而终于毁坏了社会地位的富人们所从事的过分的欢乐。

放逐移居的时候，没有任何财产，只因为是贵族而出嫁的拉包特莱伊夫人居然有耐心来抚育这位黄瘦的孩子；她对这孩子有一种一般母亲们对于早生的婴儿所有的格外的爱护的情绪。这位太太，拉都尔卡特兰家的一位小姐的死亡，使包拉特莱伊先生更加坚决打算回到法兰西来。这位米罗家的吕古律斯^①死去时，给他的儿子遗赠了不能征收卖地税，然而却有用徽章来飘荡的验风机的采地，一八〇二年可以算是相当大数目的一千金路易和他所借给最著名的被放逐的贵族的债据。这些债据其实都是存放在他的诗囊里，而写有这么一句话：虚荣之中的虚荣，一切都是虚荣。

如果这年青的拉包特莱伊活着的话，这应当是他那寺院式的规则化的习惯，方登纳尔^②所认为多病的人的宗教的行为的节省，特别是桑西尔的空气，罗瓦尔溪谷里一个四十法里范围的可爱的风景区的功劳。自从一八〇二年到一八一五年之间，小小的拉包特莱伊又给从前的采地增加了许多葡萄园，也很勤紧的种植葡萄。最初，他觉得复辟是这样的摇移不定，他甚至于不敢到巴黎去要求收回他的权利；但是拿破仑死了之后，他就想办法利用他的父亲的诗囊，因为他并不懂得这债据和谜语的混合所表现的深刻的哲学。这位葡萄种植人费了许多的时间让拿发莲公爵和其他的公爵认识他（这是他自己的说法），他不得不再回到桑西尔来，因为

① Lucullus 是罗马的将军，曾征服过班贝（Pompéo），回来后，以奢侈闻名。

② Fontenelle 是法国十七世纪十八世纪之间的文学家，在福尔泰尔之前享有最大的盛名。



他那可爱的收获等着他，除了要他忙个不休以外，没有让他得不到任何东西。复辟使贵族相当的显耀，拉包特莱伊也就想生一个孩子，使自己的野心有点意义。这夫妇生活的权利在他看来是成问题的，至少也是太晚的；但是，一八二三年年底，看到自己四十三岁了，到了医生、天文学家、助产婆都不敢给他预言的年纪还很健康，他就希望用强制的方法来得到他的补偿。然而，他的选择和他的困难相比较正好指出了他是如何的疏忽，外省的狡猾怎么会从其中看到一个深刻的计算呢？

四、迪娜

这时候，布尔慈主教大人刚刚好使一位属于一家最初支持加尔维尼派而幸亏因为地位的低微或是上天的保佑没有受到路易十四的迫害的中产阶级的家庭的后裔皈依天主教。毕埃德弗一家在十六世纪是工匠，这一家的名字可以使人想到新教派的兵士互相呼唤的一个奇怪的绰号。后来，他们就变成了老实的毛布商人。在路易十六朝代，毕埃德弗的生意未免太坏了，甚至于当他死的时候，一七八六年左右，他只让两个孩子与穷苦为邻。弟弟毕埃德弗·西拉斯到印度诸地去，把这一轻微的承继放弃给他的长兄。革命的时候，毕埃德弗·莫伊斯买了国家财产，跟他的祖宗一样的斥毁修道院和教堂，然而奇怪得很，却娶了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女子，一个死在断头台上的国约会议派的独生女。这富有野心的毕埃德弗于一八一九年去世，给妻子留下一份因为农业上的投机而赔累的财产和一位美丽惊人的十二岁女儿。生长在加尔维尼派的宗教怀抱里，这个女孩子就取了迪娜这个宗教名，因为依据习惯，加尔维尼派的宗教家都是用圣经里的名字来做宗教名，免得和罗马教的圣人有同样的名字。



母亲把毕埃德福·迪娜小姐送到布尔慈一家最好的学舍去寄宿。这学舍是诸位仓玛罗尔小姐所创办的。因为她的品格和她的美貌，她就在学舍里出了名。但是，她也在那里感觉到许多不如贵族的女郎，不如富家女的压迫，因为她们将来在社会上应当可以比一位母亲还在等待着毕埃德弗财产的清算的农家女更能出人头地。看到了自己只是暂时超过同伴，迪娜就想在生活里要和贵族的富家小姐们站在平等的地位。所以，她就发明一种方法背叛加尔维尼派，希望天主教的红衣主教能够保护她的精神的征服，能够注意她的前途。您已经可以判断到迪娜小姐的超越性，自从十七岁之后，她就完全因为要满足她的野心而信奉天主教。深知毕埃德弗一定会变成世界的一个装饰品的总主教就想方法把她嫁给人家。司教所询问的家庭都惧怕这个赋有公主一般的威风，寄宿诸位仓玛罗尔小姐学舍中最为聪明伶俐的，总是非常神气的收到奖赏的少女。无疑的，胡多瓦地产所能产生的一千厄古年金，再经过母女二人的分摊，和这位这样聪明的女人的特点所要牵累丈夫的用度相比较，简直是微乎其小。

自从短小的拉包特莱伊·波里多尔听见了这些全哲尔省都在谈论的详情之后，他就到布尔慈去。那时候，举行一切宗教日课的毕埃德弗夫人和她的女儿一样差不多决定要去擒获第一只戴帽来的狗，依据柏利人的说法来说。如果红衣主教很高兴能够碰到拉包特莱伊先生的话，拉包特莱伊先生却更高兴能够从红衣主教手里得到一个女人。这位短小的男子要求主教大人正式答应他，在内阁总理大臣身边保护他，使他能够从拿发莲公爵和其他公爵的津贴费里拿回他们所欠的债务。这方法在能干的马尔桑大楼的



大臣^①看来未免是过分的激烈，他让葡萄种植人知道人家要在合适的时地来帮忙他。

每一个人都可以想象得到拉包特莱伊的无稽的婚姻在桑西尔所产生的骚动。

“这可以自己解释出来，”布瓦路慈院长说，“人家告诉我说这位矮个子听见人家说：美丽的米罗先生，那维尔的检事曾在梅伊道上指着拉包特莱伊的塔楼对克拉疑先生说：‘这将来就要回到我的手里来！’我们的检察官就回答说：‘但是，他可以结婚，可以生孩子。’‘这是他所不可能的！’矮个子听了这些话，不禁大受打击。您可以想象一个像拉包特莱伊一般的矮个子要对这位粗大的米罗怎么样的怀恨。”

在那维尔存在着一支平民的米罗，他们以制刀致富，甚至于这一支的代表居然能够接近检察官的事业，在那里受到已故的马尔仓几的保护。

五、一种还债的办法

也许简略的叙述拉包特莱伊先生在巴黎的交涉结果可以让我们明白这篇故事中关于拉包特莱伊先生所最忙碌的卑劣的物质利益的部分。这并且可以解释现代政治史的许多的神秘和复辟时代大臣们所遇到的隐伏的困难。内阁的许诺未免太不兑现了，拉包特莱伊先生只好到巴黎去，那时候，红衣主教刚刚好也应召到议院去开会。拉包特莱伊先生所威胁的第一个债务人拿发莲公爵是这样和他周旋的。有一天早上，这位桑西尔人看见有一位懂得清

^① 即维勒尔（Villèle），复辟初期，马尔桑大楼曾为安古莲公爵的公馆。



算法则的大臣们的心腹到他所住的地方，王多姆广场，圣奥瑙利街的马茵斯旅馆来。这位娴雅的人物从雅致的两轮轻马车里出来，穿着一身最为漂亮的服装，却不得不登上第四层楼，在细小的第三十七号房间里，惊动了这位正在火炉上煮咖啡的外省人。

“我是不是荣幸看见到拉包特莱伊·米罗先生呢？……”

“是的。”矮个子一边回答，一边穿好他的屋内便服。

一眼窥视了这一个毕埃德弗夫人所缝凑的外衣和已故的拉包特莱伊夫人的袍子的混合物之后，这位交涉员就发现这个人，这件屋内便服和这个上面放有一只正在温牛奶的白铁罐的小瓦炉都是太特殊的，他立刻就判定他的奸计是无用的。

“我敢打赌说，先生，”他大胆的说，“您是在王宫雨尔宾饭馆里花四十苏吃一顿晚饭的，不是吗？”

“为什么呢？”

“噢！我所以认识您，因为我在那里看见过您，”这位巴黎人答辩说，他还保持他的严肃态度，“一切王公们的债权人都在那里吃饭。您知道人家好容易才能够用一成的价钱去买大人先生们的债票……我不会给您百分之五去买已故的奥黎昂公爵……（他低下声音）国王御弟的债票……”

“您要买我的票据吗？”葡萄种植人说，他还以为是聪明。

“买！……”交涉员说，“您当我是什么人呢？……我是吕博尔先生，内阁员外郎，部里的秘书长，我是来陪您提出一个调解的方案。”

“什么方案呀？”

“先生，您不会不知道您的债务人的地位……”

“我有许多债务人。”

“好罢，先生，您知道您的许多债务人的地位；他们都是国王所宠爱的，可是他们都没有钱，还得到外边去应酬。……您不会



不知道政治上的困难：在强有力的平民之前，权贵阶级要重新建造。法兰西人并不赞同国王的想法，因为国王要依据英吉利的模样创造一种国家的世卿制度。为着实现这个理想起见，我们得有许多年的时间和几百万的金钱……贵族有责任！您认识拿发莲公爵，他是王家大臣，他并不否认他的债务，但是他不能够……（请您想一想！请您判定一下政治的情形！我们都是从革命的地狱里出来的。您自己也是贵族！）所以，他不能够还您……”

“先生……”

“您太兴奋了，”吕博尔说，“请您听我说……他不能够还您现钱；好罢，您是这么聪明的人，人家可以用官爵来付还您……从王室方面，或是内阁方面。”

“什么！一七九三年，我父亲说不定给了十万？……”

“亲爱的先生，请您别回驳！请您听听一个政治计算的提议：桑西尔收税官的缺正空着，一位从前的军队发饷官有权利得到这位置，但是他没有运气；您倒是有运气，然而您却没有权利；您可以得到这收税官的职务。您可以当一季的官，然后就请您辞职，而葛拉维埃先生也就会给您两万佛郎。另外，您还可以得十字军勋级会的大绶。”

“这倒是个玩艺儿。”葡萄种植人说，他大半是受这数目的饵诱，而不是受这绶带的诱惑。

“但是，”吕博尔接着说，“您得感谢大人的好意，把一切的债票都还给拿发莲公爵大人……”

葡萄种植人带着收税官的衔头回到桑西尔来。六个月之后，帝政时代一个最可爱的财政家葛拉维埃就代替了他，葛拉维埃先生当然是由拉包特莱伊先生介绍给他的妻子的。

卸职之后，拉包特莱伊先生又到巴黎来跟其他的债务人解释。这一次，他就拜命为铨叙局参议、男爵和十字勋级会的军官。再



把参议的职务卖了之后，拉包特莱伊男爵又给最后的债务人拜访了几次，带着内阁员外郎的衔头重新在桑西尔出现，当了涅微尔纳一个不记名会社的王家监督，六千佛郎的薪水，真是拿干薪的闲缺。在财政上做过疯狂的拉包特莱伊好好先生可以说是娶了一位有用的太太了。

谢谢他的贪鄙，谢谢他所得到的的一笔关于一七九三年由国家公卖的父亲的产业的赔偿，这位矮个子居然在一八二七年左右实现了他的平生的梦想！付了四十万佛郎的现款，订了一些罚他六年的光景用时代的空气来生活（用他自己所说的话来说）的契约，他居然能够在罗瓦尔沿岸，桑西尔以外两法里的地方购买到当施的土地；这地方的伟大的别宫是德琅尔姆·菲力伯尔所筑的，是有知识的人的真正的崇拜对象。五百年来，这地方都是属于乌克兰西尔一家的。于是，他就算是一个乡土的大地主了！我们不能确定信用当施的土地，拉包特莱伊的采地和胡多瓦的田地所组成的世袭财产（领有一八二九年十二月的执照）所生的快乐到底可以补偿迪娜的苦痛到什么程度，一直到一八三五年为止，迪娜都是过着秘密的赤贫的生活。谨慎的拉包特莱伊不答应他的妻子在付完最后一笔房价之前住在当施，也不让她在那里作任何的更动。看了一眼这拉包特莱伊家的第一男爵的政策，我们也就可以整个的了解这个人了。那些熟识外省人的奇癖的人可以看出他有一种土地癖，这是种吃人的奇癖，炽烈的嗜好，陈列在太阳之下的一种吝啬，常常可以使人因为失去抵押的利率和土地的生产之间的平衡而走到破产的地步。那些看见矮个子拉包特莱伊在圣提布尔奔驰，用中产阶级的酸涩去办事情，依靠葡萄园来生活的人，他们自从一八〇二年以来就一直窃笑拉包特莱伊到一八二七年为止。那些不大懂得他是如何得到宠幸，如何一丢了差事又立刻重新得到新职的人，当这狮头蚁等着莫夫利额士公爵夫人因为挥霍



过度不得不售卖土地，而朝着他的猎获物跳去的时候，他们终于猜透了这个谜。

毕埃德弗夫人来跟她的女儿住在一块儿。岳母只要一笔一千两百佛郎的养老金，而把胡多瓦的田地都让给她的女婿。把拉包特莱伊先生的产业和岳母的地业凑在一起，就可以明显的产生差不多一万五千佛郎的年收。

六、如何变成超等的女人

结婚的初期，迪娜在家里改变了一些部分，使拉包特莱伊的房子变成非常的可爱。她把大院改成英国式的花园，在那里拆下了食物贮藏室、果汁压榨机和污卑的厕所。她又在大田宅之后（一种颇具特性的带有护楼和屋影的小建筑）布置了第二个种有草丛、花木和浅草的花园，用一道满布着攀爬植物的墙把它和葡萄园隔开。总之，她是利用收入所允许的可能的力量来尽量的使家中的生活舒适。为着不让迪娜这样高超的少女吞灭下去起见，拉包特莱伊先生就狡猾的不告诉她他在巴黎所收到的账。这个因为个人的利益而严守的秘密可以产生一种我也说不出的神秘的特性，使他在结婚初期的几年中变成妻子眼里的伟人，因为缄默是有威严的！

拉包特莱伊公馆的修葺给人家感应一种要来看看这位年青新娘的欲望。这欲望和迪娜之不愿意在获得一切安乐，研究本地，尤其这岑寂的拉包特莱伊之后才去露面，才去接待客人，是同等的程度。一八二五年春天，当人家看见美丽的拉包特莱伊夫人穿着蓝色丝绒袍和穿黑丝绒袍子的母亲一同在梅伊道上散步的时候，全桑西尔就喧嚣的称赞。这服装证实了这位生长在柏利省会的少妇的超卓性。接待这位布尔慈凤鸟的时候，人家只怕没有说些相



当聪明的话语，人家也自然而然的在拉包特莱伊夫人面前装着自大的神气，夫人给一群妇女产生了一种恐惧。

当人家在拉包特莱伊客厅里崇拜一张好像羊毛织成的地毯，一副镀金的木家具，织锦的窗帘，在一张圆桌上崇拜一只满插花朵，放在新书中间的日本纸筒的时候；当人家听说美丽的迪娜不必什么练习打开乐谱就可以坐上钢琴弹奏的时候，人家对于她的超卓性的观念也就越来越大了。为着永远不让自己做些疏忽和不合趣味的事情起见，迪娜就决定要知道时装和奢华的一切变动情况，她和当年的仓玛罗尔学舍的知心朋友葛落色德特·安娜常常通信，打听消息。

安娜是布尔慈税务总局局长的独生女，谢谢她的幸运，她嫁给了方登伯爵的第三个公子。所以，到拉包特莱伊来的女人们都常常因为迪娜懂得应用时装的优越性而受到伤刺；无论她们如何的努力，她们总是落伍的，或如一般爱好赛马的人所说的，总是拉得很远的。如果这一切的琐事都可以引起桑西尔妇女的恶意的妒忌的话，迪娜的谈吐和她的神采也给她们产生了真正的厌恶。为着要与巴黎的运动并驾齐驱起见，拉包特莱伊夫人没有在任何人家忍受空虚的谈论、落伍的媚语和毫无价值的词藻；她干脆脆的拒绝啰里啰唆的胡说一些小消息，拒绝这组成外省语言的低级的谩骂。她喜欢谈论科学和艺术的发明、戏剧和诗词的新作品，她好像能够用推动时髦词藻的方法来推动她的思想。

桑西尔的本堂教士杜勒是从前法兰西僧侣中的一位老头儿，他是一个上流社会的人物，平常最喜欢打牌，然而却不敢在桑西尔这样自由的国度里来放纵他的嗜好。所以，他很欢迎拉包特莱伊夫人来，他和她相处得非常的融洽。县长是一位查尔慈塔夫子爵，他也非常高兴能够在拉包特莱伊夫人沙龙里找到一个沙漠中的绿洲，可以在那里调剂外省的生活。至于检察官克拉疑先生呢，